**江苏省仪征中学2025—2026学年度第一学期高一语文导学案**

**“他们”优秀作文讲评**

研制人：姚祥琳 审核人：王颖

班级：\_\_\_\_\_\_\_\_\_\_姓名：\_\_\_\_\_\_\_\_\_\_学号：\_\_\_\_\_\_\_\_授课日期：2024.09.19

**阅读建议：**

1.学习优秀作文，总结记叙文审题立意方法。

2.学习优秀作文的材料处理、场景描写及议论。

3.学习优秀作文精彩的语言。

**点评要求：**

1.请给每篇作文按照打分标准打分。

2.任选两篇，每篇点评字数不少于80字。

3.可从立意、开头、材料、结构、描写、议论、语言、结尾等角度分析，不求全面。

他 们

高一（1）班 俞硕

一

我坐在母亲的电动车上，寒风猛得灌进我单薄的衣服，冷得我不住发抖，母亲的话也被吹得若有若无，但被我的耳朵灵敏地接收到了：“小A，不是妈妈说你，你要多看看小B他们，他们学习才叫用功，你听他们妈妈说啊，小B他们回到家，连饭都来不及吃，就赶紧写作业了，唉，你真该向他们多学学！”

唉，母亲又开始了，又是他们！

二

暑假里，我正埋头赶作业，快开学了，我却发现竟然漏了整整一本的练习册，这一下打乱了我的规划，急得我额头上不住冒汗。电风扇“嗡嗡”地吹，却如催债人一般，让我更加烦躁。

忽然，我听见外公正在与母亲起了争执，我推开门想出去劝劝，听见外公说：“不是我说你们，天天工作累死累活，你们现在不是说都很智能吗，我看手机上他们说，子女工作忙不联系老人都是找借口。”“你看你表妹他们，每天五点多就下班回来帮他们家里老人做家务，他们这才是叫做孝顺，要向他们学习才是！”

母亲有口难辨，随后便都沉默起来了，这时她望见了我：“快回写作业去，看你不做事，要是有你表妹小A他们那么懂事就好了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怎么外公也说起了‘他们’”，母亲仍是“他们”“他们”说个不停，大人真奇怪。

三

转眼，我已成为一名初中生。刚开学时，烈日晒得身上又辣又粘，头发也晒得发着烫，我满头大汗地背着沉甸甸的书包跑到校门口，站定后一边揉着酸痛的肩膀一边焦急寻找母亲的身影，可是，过了十多分钟，同学们都走完了，我才看见母亲的身影徐徐驶来。 一上车，我便对母亲不满地说：“怎么来的这么晚，热死了。”母亲说：“工作太忙了，我忘记看时间了，真是太入迷了……”未等母亲说完，我就生气地说道：“你怎么总忘记时间，你看看我同学他们早就回家了，他们爸妈怎么从不忘记？”

说完，我却被自己吓了一跳，他们？我怎么说起“他们”了，这令我最讨厌的字眼今日却从我嘴里冒出来了，又是“他们”，又是“他们”，我怎么张口而出这个讨厌的词？

殊不知，我早就被潜移默化得成为小时候最讨厌的那种总爱到处比较的人了。怎么办？我不要这样，可我醒悟时，却发现自己已经陷入攀比的深渊了，唉！

慢慢的，我接受了这个词，这时我便悲哀地发现，自己俨然已成为一个世俗的大人了。

唉！“他们”。

（点评：这篇作文围绕“他们”展开，通过不同场景下母亲对“我”、外公对母亲以及“我”对母亲提及“他人”时的表现，展现出“他们”在家庭交流中对“我”的影响。叙事有生活气息，能体现出对“攀比式‘他们’”的思考，但部分情节衔接稍显生硬，语言表达可更精炼，让情感与思考的传达更顺畅。）

他 们

高一（2）班 刘淳

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，我有九十岁了。雨雪看老了我，我也把他们看老了。如今我独坐在希楞柱外，看着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月光，思绪却飘向他们——

我们是山的孩子，而他们从山外来。

他们的脚步踏碎了我们千年的宁静。他们的脚步声急切而坚定，与驯鹿的蹄音不同，与风吹向桦树林的沙响不同，与萨满鼓点敲击大地的节奏不同。他们像是总要赶往某个地方，却又不知要去向何方。

他们看山的眼神中，没有对白那查（山神）的敬畏，没有对山林馈赠的感恩。他们的眼神中有一种我看不懂的“衡量”。他们用铁器在樟子松上刻下数字，他们用发光的铁盒子记录我们的生活。

他们拍下我们的驯鹿，录下我们的歌声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每只驯鹿都有名字，每个音符都在与我们的祖先对话。他们带走了图像，却留下了误解。

那个年轻的干部常来找我，说他们有温暖的房屋，他们有精巧的器具，他们有干净的餐食，他们有现代化的“教育”。可我的心里只有普照大地的月光，月光下流动的额尔古纳河，月光下岸边的苔藓和越橘丛，以及月光下那些千百年不变的歌谣和山林的故事。

我坐在河岸，看河水如何带走落叶，如何拥抱月光，如何将所有的岁月都化作绵长的流淌。我看着山角下的那一片光亮，那是他们。这是山神的指引，还是时代的召唤？

我是一个鄂温克女人，我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后一个酋长女人。我见证了这个民族，不，这个文明的嬗变。这些事发生在族人走之前，我已无力挽回！他们已然抛下我们的祖先，他们被新的时代吸引，却丢下这哺育他们的大自然。我知道这是潮流变迁的必然，也明白族人

的身不由己，可他们想要的是代替而不是共生！我只好落没地坐在河岸，我的身旁是安草儿。我仿佛听见了乌鸦的叫声，如同我出生时那样。它在遗憾，还是安慰？

泪水打湿了我的眼眶，淹没了我曾爱恋的人世间。

真正的消亡不是肉体的消失，而是另一个文明的终结。当最后一位记得山林故事的人离去，整片白桦林都将陷入永恒的沉默。而他们，不，我们，我们胸中的那颗心是否还纯真？是否已然抛弃了大自然的馈赠，带着冰冷，在人造天幕下机械地跳动？

河水不语，依旧流淌。

他 们

高一（3）班 周志诚

我家楼下住着他们——一对卖废品的老夫妻。自我记忆开始，他们便以收纸箱、收塑料瓶为生，成为这栋楼里最寂寞的背景。大人总叮嘱我们：“别去打扰他们。”于是我们便匆匆地从那扇半开的门口走过，认为这里有会吞噬童年的怪物。

直到那个栀子花盛开的初夏。

我抱着一叠不用的报纸下楼，他们正在楼梯口整理废品。老太太抬头笑了笑，脸上的皱纹如同花瓣舒展：“你把这书报给我吧。”我将报纸递给她，她仔细地将报纸捋平，捆好。突然一阵栀子花的香气扑面而来，洁白的花瓣在灰墙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耀眼。

“真香啊！”我感叹道。

老爷子说:“她种的。哎，天天忙这不当吃不当喝的东西。”语气中没有任何指责，仿佛说了一个甜蜜的故事。

老太太也不辩解，而是打来一盆水，仔细地擦拭着栀子花的叶子。花白的头发与花朵融为一色。“您很喜欢花吗？”我问道。

她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，转过身来看着我:“年轻的时候在老家，山上种的全是栀子花。后来跟了这老头收废品，走南闯北的，啥也没留着，就剩下了这花种。”她到屋内拿出一个铁盒，里面装了晒干了的栀子花。“你看，还香着呢。”

于是我更加注意他们。注意到老爷子总是把最完整的纸箱给老太太当花盆；注意到老太太总是在废书中寻找如何呵护栀子花；注意到他们总坐在那株栀子花旁，轮流用同一个玻璃杯喝水，白色的花瓣落在头发上，一时分不清哪是人哪是花。

有一天，我注意到老太太用栀子花教一个小女孩做香包。那个小女孩我认识，是一个在垃圾箱中找饮料瓶孤独儿童。“孩子，花多么洁白啊，”老太太说道，“再脏的手也能种出鲜花。”我忽然明白，他们并不是生活在泥沼之中，而是带着花香向前进。我们虽然宽容的“接纳”了他们，却不知他们用栀子花告诉了我们不完美的生活也能种植美好。

如今，每当我路过那扇门是，都会慢慢的停下脚步，享受栀子花迷人的清香。门内是一对有故乡、有寄托、有爱情的夫妻。我们有的一些随手丢弃的东西，可能成为他们生活的钥匙。我们被一些事务所束缚，那些被世俗所定义的不好的东西，没准就是生活的奥妙所在，那些被世俗所定义的肮脏的手，却种植出了洁白的花朵。

当人们只能看见他们“恐怖”的外表时，花朵却依然保留着他们的芳香。

他 们

高一（5）班 张婧怡

我是一片叶子，和身边无数片普通而平凡的叶子一样，生长在一棵大树上，不会说话，不会动。**（只会随风而动。）**

我们生活中唯一的乐趣就是看着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类经过，他们总是很有趣，能说话，能行动。我相信所有的“我们”都想成为“他们”。可惜这似乎只在梦里实现过。

她是一个女孩，和其他学生一样，每天都从我们身旁经过。可是她今天出现的格外晚，晚到同学们都走光了，晚到太阳已经落山，晚到路灯已经点亮。（**晚到人潮散尽，我们集体停止光合作用，路灯又一次为我们换上黄色睡衣）**仔细一瞧她的手里似乎拿着一张纸，上面已经被揉的皱皱巴巴，我想，她肯定是因为这个难过吧。她慢慢地走向我们，肩膀一抖一抖的，不断地用袖子抹着眼泪，为什么要哭呢，**（？）**明明笑起来更好看。她坐在了我们旁边，一直用颤抖的声音说：“为什么，**（？）**为什么我总是做不到......”

我们抖动身体，想邀请她看看树上的风景，想告诉她人生有很多条路，可惜，我们都不会说话。**（我们抖动身体，想邀请她抬头看看夜空的星星，想告诉她也如同星星般独一无二，不会因为纸上的数字就此黯淡。）**

他是附近一个修路的工人，穿着粗糙的工作服，戴着黄色的头盔。每天都有数不完的事要做。今天也同样，头顶的阳光是那样挚热**（炙热）**，令人睁不开眼。他拎着一盒盒饭来到我们身边，快速地吞咽着，像是很久没吃过饭一样。“铃铃”他的手机响了，他连忙拿出手机。**（手机响了，他连忙放下盒饭，来不及吞下饭菜就喊了爸妈。）**

**（电话那头）**是他的父母，似乎在问他过得怎么样，他说：“很好，这儿待遇好，每天都吃得不错，还有人来送水呢，别担心我，月底就发工资了，放心，放心。”我知道，**（褪色的衣服和寡淡的饭菜都证明）**他在说谎，根本没人送水，（删）可是，在打电话之后的那一分钟里，他又在想什么呢。

**（我们抖动身体，想邀请他低头斑驳的树影，想告诉他，每个夏日的晴天我们都会为他撑起一片无言的阴凉。）**

可惜我们都是不会说话的叶子。

远处是一个拎着公文包的男人，他每天都会穿着西装从我们旁边经过，似乎过得很不错，**（西装革履的他似乎过得不错）**他今天似乎有些郁闷，不住得用脚捡着叶子，想是在发泄恼火。**（但今天好像例外，不住地用脚碾着落叶，显得懊恼又郁闷。）**

突然，他的电话响了，好像是他的上司，他立马弯下腰，脸上挂了一张笑脸，电话那头的人似乎是想让他做些事，他不住回答着“好好好，马上帮您去干，您放心，肯定没有问题的，好好好！”挂了电话，他的笑容马上消失，脸上是无尽的疲倦和落寞。

我多想化作一阵风，去吹走他的伤心，去做那接纳浮萍的绿洲，可惜，我们都是不会说话的叶子，只能做他们人生的观众。

我们都是不会说话的叶子，可他们呢，他们明明会说话，为什么还是那么难过。他们也如同一片片叶子一样，有着无尽的孤独。**（为什么还是说一些丧气又违心的话，为什么不能大声告诉这个世界，有时候快乐是真实的，不快乐也是。）**

孤独与孤独交织在一起，造就了感慨与理解。

不论是我们还是他们都身似静湖，却心有惊雷。

**“我们”和“他们”共同享受这颗星球的雨露阳光，拥有各自的喜悦和哀伤，“我们”在树上沉默了整个夏天，曾无比想成为“他们”，但当我们偷偷窥见他们的失落、无奈和故做坚强，我开始坚信，某个时刻“他们”也幻想成为“我们”。**

#### 他 们

高一（7）班 蔡昕樾

“最后一个贫困县成功脱贫，代表着我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巨大胜利……”五年前，电视里新闻联播的声音勾起我的思绪，一个个曾为贫困县的居民们如今站在镜头前，绽开发自内心的笑容，向电视前的我们展示着他们生活的变革。

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好几年前在还未宣布脱贫攻坚战胜利时，随父母与爷爷奶奶到山东潍坊的一个贫困县里，当时爷爷退伍前在军队驻扎的地方便在此县附近，作为年龄尚小的我不懂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。只是看见居民们住在四面漏风的破小平房里，餐桌上没有米饭，更别提肉了，碗中只有几个萝卜，一路的泥泞弄脏了裤脚，令我印象深刻。

我不明白爷爷奶奶与他们昔日的战友和当地的老人聊了什么，我问母亲：“他们为什么不吃米饭？”母亲愣了愣神，没有回答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当时军队驻扎在这个县附近，也为当地的居民带来了粮食与工作，后来军队搬迁，这里也被人抛弃，日子越过越穷。

这几年全国人民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又想起了这个贫困县，碰巧爷爷奶奶又要回去拜访老战友，父母把我也带上了。

此次，我们并未往郊外驶去，而是走进了潍坊市里，在新建的高层小区里与老战友们叙旧。整洁宽阔的客厅与多年前的记忆格格不入，我们便问起缘由来，当时脱贫攻坚时期派过来的支书到县里视察，家家户户吃不饱穿不暖，挤在小小的破旧平房里，泥泞的小道通向稀稀拉拉的萝卜田。

支书就决意找国家拨款帮他们脱贫，县中的老百姓不相信他的话，认为是个骗子要赶他出去，但当一辆辆自动化农业生产车驶入县里，一颗颗硕大的萝卜被收获起来；一户户人家被安排住进市区；曾经那片老破小的平房成了大棚萝卜培育基地，生活变得好了起来，富了起来。我们听后大吃一惊，“脱贫攻坚”不再是一个看似遥远的专业术语，而是一个真真切切改变人们生活的行动。

五年的时光转瞬即逝，但五年前他们神采奕奕的面庞仍历历在目，最近一次看到他们，是在某网络平台的一个直播间里，巨大的字幅“潍坊的萝卜赛人参”，男女老少身后一望无际萝卜田，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，直播间里上涨的人数，让他们的笑颜如五年前一样动人，灿烂。

“我国在脱贫攻坚战后将开启乡村振兴战略……”电视里新闻联播的声音再次响起。全国有无数个他们一路走来，从贫困到幸福，这是属于他们的故事，是属于他们的笑容。

他 们

高一（7）班 秦思彤

随着科技的发展，传统技艺逐渐消失，可是他们却还在坚守。

这个暑假，我来到了山东潍坊，这里是闻名天下的风筝之都，当一个个风筝飞向天际，就构成了一幅绚烂的图画。时代在向前，似乎使一切都进步了，却落下了非遗的手艺人。

走进这个充满风筝的古老房屋中，各式各样精美的风筝挂在老旧的墙壁上。爷爷们是这项技艺的传承人，他们没有被时代的潮水裹挟着，放弃传承，而是选择坚守。爷爷们的手上长满了厚厚的老茧，皱纹爬满了脸，当我向他们了解如何制作风筝时，他们的眼睛就像放了光，说:″这么些年来，你是为数不多的想要了解传统制作风筝的人。”“这制作风筝可是有大学问的，首先这制作风筝的骨架的竹子得是有韧性的竹子，这竹子需要削成竹条，这竹条不能太粗啊，太粗就重飞不高了，太细啊，容易断也不好。”爷爷的眼中满是骄傲，激动的用那双充满岁月的双手比划。

我问他们:“你们就没想过放弃吗？”爷爷眼中的光暗淡下来，说:“做了一辈子的风筝了，早就放不下了。再说我们都放弃了中国的非遗技术还怎么办？”我跟着爷爷们做了风筝，爷爷们老练的手法与我形成了对比，风筝光骨架做好就花了几个星期，那长长的龙的形状像极了他们——顽强生动。一切完工已经是半个月后，是我再次和爸爸妈妈来到这里。

那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好多这个小镇的人都来了，来观看这宏大的一幕，爷爷们拿着长达12m的龙风筝，开心的像个孩子。爷爷们分工合作，齐心协力下成功放飞了风筝，周围传来了震耳欲聋的掌声，我抬头仰望着天空那12m长的风筝，每1m都是一个工匠传承的决心，一个工匠希望风筝被更多人看到的用心……

在这个小镇每个人都喜欢风筝，可是只剩下12个，爷爷还在坚持手工做风筝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许多风筝已经在工厂做到了批量生产，人们已经渐渐遗忘了非遗，遗忘了他们，但是那传统的技艺，还有他们不该被忘记。在这个时代，有千千万万个他们正在被遗忘，而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不让大家忘记他们，他们将非遗做成了我们喜欢的样子，只是希望我们记住这项记忆并了解它。

时代的洪流应该为他们而让开一条路，时间的长河应该为他们而驻足几秒钟……

他 们

高一（9）班 谢靓

在我们周围，总有这样一群人——他们吃苦耐劳、淳朴善良、默默奉献，他们就是施工队工人。

最近，我家小区在翻修马路，周围来了许多施工队工人，他们似乎永远都在忙碌着，从早到晚，几乎不曾停歇。

一天早晨，由于觉得自己今天起得挺早的，所以在家吃完早饭后才不慌不忙地去上学。可刚一走出楼梯口，我不由得睁大了双眼——一幅热闹而有序的画面出现在我眼前：水泥车、拖拉机已经开始运行，工人们分工劳作，远处还传来工头洪亮的指挥声。

天刚朦朦亮，他们竟然就已经开始工作了！我望着他们忙碌的身影，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敬佩。

由于修路，小区里的道路都变得凹凸不平，有些地方甚至还得绕道走。我家楼下就是这样，根本无路可走。我正犹豫要不要绕远路。

“哎！小姑娘别绕路了，大家伙过来，找块长木板，让人家上学去！”突然，一道有些沙哑，却十分爽朗的声音叫住了我。我回头望去，只见一位头戴安全帽，满脸是汗的老工人，正指挥着周围的人铺木板。

于是，在他们一声声“要小心”“路上安全”的叮嘱声中，我稳稳地走过了木板。我的眼中印着他们一张张笑脸，他们的笑容暖暖的，我的心也暖暖的。

那一整天我的心情都格外好。但心中始终有个疑问：他们睡在哪里？好像从来都没见他们真正休息过。

这个疑问在第二天中午得到了解答。那天我值日打扫教室，比平常晚了半小时到家。正午的阳光火辣，一切都静悄悄的，工人们也不见了踪影，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。他们应该是去休息了吧？可是他们在哪休息呢？难道周围还有宾馆？

直到我推开楼门，所有的疑问在那一刻豁然开朗——四五个工人正躺在狭窄的楼梯通道里休息。没有被子，只有垫在身下那条用来装施工材料的大袋子。

我说不清当时究竟是怎样的心情。心疼、敬佩、感激……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。我放轻脚步，悄悄走过，生怕惊扰到他们。望着他们沉睡中仍掩不住疲倦的脸，我的眼眶忍不住湿润了。

其实，在我们的身边，一直都有这样一群人。他们用劳动改变着城市的面貌，用汗水铸成了我们脚下的路。他们默默付出，不求回报，只盼工程顺利。他们，是这世界上最踏实、最可爱的人。他们的实干精神值得我敬佩、更值得我学习。他们让我明白：劳动，可以如此庄重；付出，可以如此无声。

愿我们都能看到他们，尊重他们。愿每一份心情都不被辜负，每一次付出都值得铭记

他 们

高一（11）班 周瑾萱

用心灵的沃土滋养尚未成熟的幼芽，用不竭的精力扶持起嫩绿的树苗，他们是黑暗的提灯者，是唤醒春天的人。

细小的石子投入沉静的湖面，激起一圈涟漪，揭开湖底未知的全貌。

书桌上堆着前几节课用过的书，杂乱不堪。它的主人无闲顾及整理和清洁，正忙着清点今早要交的作业，“语文作业你交了吗？” 我用手中笔的后尾敲了敲桌面，询问我的同桌，“没了，我全交了。”“行。” 我捧起一叠作业，离开嘈杂的课室，踏出教室门的前一步，还听到有同学在抱怨作业布置得多，老师太凶。

走在略显清冷的廊道上，只有零零散散走向教室的早读老师，“老师好。” 迎面碰上一个，我问了好，“你也早。” 老师优雅回应，但低头看向手中教材时又换了焦急的口气小声嘀咕：“又错那么多，怎么批改才好。” 我愣了愣，后又向前走去。

树木的枝芽带着星点的葱绿从老师办公室窗口探出头来，晨光映在上面激起春天的暖意。“报告。” 我推门，作业本放在老师办公桌一角，老师的教材打开，摆放在桌面上，上面记着密密的知识点，显然，正在备课中。我本无心打扰，打算转身离开时，却无意中看见了 “他们”。

数名老师都伏案在自己的桌前，或批改数习题，或认真备课，每一张忙碌的脸上都带着仔细与认真，每一道背影上都涌散着春天的光芒，蹑手蹑脚地走出办公室，我伫立于那小小的窗口前，认真地凝望，微白的鬓角本不该在这个年纪的人群头上出现，可是和煦的春光似乎已经印证了答案。

时间的长流里和岁月的街角，你总能发现这点点春光，在孜孜不倦地发散自身的春华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又突然想到，或许从他们选择这份事业起，他们便已经无形之中，担起了教育的大旗，在荒漠的枯土里，唤起一簇簇新生的绿意，他们所在之处，即是春天。

踏进教室的大门，早读的老师正在认真地给一名同学纠错，那略带严肃的脸庞盖不住那弥漫满室的春光。我不禁想，他们如飞蛾扑火般燃烧力量为我们装上飞往未来的翅膀，如此可亲，如此可亲。

无数的春天在更替中轮回，无数的他们唤醒了无数的春天，是以，那凋零的是花，又不是春天。历经百年演变，他们之初心永恒，他们之精神长传。

他 们

 高一（13）班 王星睿

 寒冬的早晨，似乎也并非想象中那般彻骨寒冷，总有一些温暖的力量，悄然融化着空气中的寒意。

 过了立冬，天气宛如被一只无形的大手，缓缓地调至了寒冷模式。身上的衣服一件又一件地叠加，好似给身体裹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铠甲；树上的枯叶一片又一片地飘落，如同一只只金色的蝴蝶，在空中跳着最后的舞蹈；鸟儿们也都如同收到了远方的邀请函，纷纷飞走，只留下空荡荡的枝头。然而，始终不变的，是那干净整洁的道路，如同一条洁白的丝带，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烁着微光。

 仍清晰记得那个下雪的早晨。身为初中生的我，每天都如同被上了发条的闹钟，早早地就得起床。不管雪前夜下得多么疯狂，第二天早晨的道路永远都是那样干净。那天，我鬼使神差地起了个大早。尽管房间里有空调温柔地吹着，可调皮的冬天还是像个顽皮的孩子，从窗户缝、门缝里挤了进来，一下子全扑到我身上，冻得我直打哆嗦。洗漱完毕后，我决定自己走去学校。

 家门一开，一股寒风如同一头凶猛的野兽，呼啸着席卷而来，我的脸庞瞬间被冻得生疼，脸上的皮肤仿佛被一双无形的手紧紧地揪着，紧了又紧。我赶忙捂紧帽子和口罩，试图阻挡这寒冷的侵袭。我尝试着大步向前走，可无奈身上穿得太多，像个笨拙的企鹅，没走几步就失败了。

 好不容易出了单元门，只见白皑皑的雪中有许多醒目的黑点，由近到远，从大变小。我好奇地走上前去，原来是保安爷爷们。我大声喊道：“爷爷！”爷爷听到我的喊声，忙转过头来，用手抹掉额头和鼻头的冰霜。他那双被冷风吹得又红又肿的眼睛，却仍透露出一种慈祥的目光，笑着说：“小星啊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啊，今天这么冷，穿得这么厚，行动都不方便啦！”看着爷爷宽大的工作服，我忍不住问道：“爷爷，您不冷吗？”爷爷摇摇头，爽朗地说：“怎么会冷呢，你没看见爷爷正拿着铁锹运动呢吗？运动起来就暖和啦！”

 这时，李奶奶带着满头“流苏”过来了，她笑眯眯地望着我，打趣道：“唉呀！小星今天裹得像个小粽子，不过身上外套太漏风了吧！”我看着自己鼓囊囊的身体，再看看奶奶单薄的身体在衣服里摇晃，忙说：“奶奶，我很热的！”“哦——”奶奶一看表才6：10，太早了！于是奶奶“俏皮”地眨了眨她那如同琉璃反光般的白色睫毛，说：“要不要试试铲雪？”“好！”说完我也拿了一个铁锹开始铲雪。

 看着各个保安爷爷奶奶的手如同闪电般飞快地铲着雪，我突然信心大增，也准备大显身手。可没想到，这雪铲起来这么重！我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才将雪铲起来，还要移到雪堆处，真是太难了！铲了二十分钟，我只铲起来了十铲雪。不行，眼看着到了上学时间，我与爷爷奶奶道别后，踏上了上学之途。此时，门口的雪早已被铲完了，我擦了擦额头的汗，准备迎接外面的雪白大道。

 我深吸一口气，来到了小区门口。我不禁怀疑：真的下过雪吗？这地上怎么一点雪都没有！甚至花坛中的残雪也被清理得干干净净。我努力寻找他们的身影，却发现他们早已默默地离开了。

 他们是城市的保卫者，如同忠诚的卫士，守护着城市的整洁与安全；他们是道路的化妆师，用勤劳的双手为道路描绘出美丽的画卷；他们也是无声的大英雄，在寒冷的冬日里，用自己的行动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。道路因无数个周爷爷、无数个李奶奶而精彩。他们是社会上最美丽的人，干着看似不起眼的工作，却创造着无限的价值，他们便是我们最亲爱的——小区保安和环卫工人们。

他 们

高一（15）班 张梓晗

红日东升，橘黄的光芒刺破层层白雾，光影之下，他们的身影仍在我的眼前浮现。

烈日炎炎，万物寂寞，一切事物在热气的蒸腾下扭曲，汗水从额间沁出，随着步伐的移动，落于泥土之中，不见踪迹。我望着前面浩荡的一群青年，背着包袱却不显疲惫，脚步轻快，不多时便隐于层层林间。我的思绪轮转回到几天前的夜晚。我那多年不见的挚友突然到访，暖黄的灯光下，我望着他的眼睛，闪着复杂的光芒，他邀请我参加一个伟大的行动。于是，我便从舒适的家中来到了这片僻静的山林，酸痛的感觉令我不满，抬头，一片圣洁的白色却突兀的闯入眼中。梯田似的造型在这陡峭的山上隐藏着，一座座白色的墓碑在这片土地上矗立，明亮的红星被雕刻其中，时间在碑身上留下了淡淡的痕迹。翠绿的苔藓也悄悄攀上这座座丰碑，一时间，迷茫与震惊在心中翻涌，而那原先吵闹的少年也在此刻沉默不语，熟练的从包中翻出毛巾和水杯，细细擦拭起来。

好友拍了拍我，递上一块洁净的毛巾，我这时才看到他袖章上的字——党的孩子。这是他在几年前自发组织的一个队伍，主要是在闲暇时去给各地的烈士陵园进行扫墓。而这块位于江西省的僻静陵园，是当地百姓自发寻找烈士遗骨筹款修筑而成的，但此地地势较高，当地又多为年迈的老人，不便扫墓。于是好友便主动承担，带着当地人民真挚的感情来到这里。我接过毛巾，来到一块墓碑前，半跪下来细细的擦着。毛巾在碑身上移动，发出轻微的沙沙声，污渍在一次次擦拭中消失。我轻轻抚摸，那一刻，原本冰凉的石头似乎透着暖意，那是战士温暖的双手。我擦着一个又一个墓碑，双膝开始变得肿胀疼痛。后颈由于长时间低着头而开始麻木，汗水几乎湿透了全身的衣裳，眼睛逐渐模糊，是汗水还是眼泪？我在又擦完一个墓碑准备起身时，双腿无力，猛然间向前倒去，却被一个东西勾住了包带，一回头，却只见一座洁白的墓碑正牢牢抓着带子。那一刻，泪如雨下。

全部擦完后，所有人倒地歇息歇息着，每个人都气喘吁吁，一个比我还小的姑娘甚至于磨破了手指，但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自豪的笑容。突然间，一阵凉风刮来，轻轻拂过每个人的脸庞。不知是谁起头，响亮的国歌声在林间响起，墓碑的影子在阳光下轻轻地抖动着，像是战士们年轻的身体在舞动。

年轻的人儿们，党的孩子们啊。他们，一群年轻的青年，在百年前跨过雪山，在炮火中用血铸造新中国；他们，一群党的孩子，在百年后越过万水千山，汇聚于此，用汗水与泪水洗刷着战士们碑上的污渍。他们，这样一群可爱的他们，在共同的理想下走在了一起。

他们，东方的红日！